

「這樣就行了吧？好，好，我知道了。」
緒魅看著眼前穿著黑西裝的日本人，她始終不理解既然沒開視訊功能，一個大男人不斷對手機鞠躬哈腰到底有甚麼意義。不過如果是他的話，就算有開視訊功能她也不會那樣做吧。緒魅聳聳肩的想道，同時自顧自的夾走男子面前最後一塊炸雞。

「阿……」男人掛斷電話後，滿臉惋惜的看著緒魅的筷子。

「怎麼樣？確實收到了吧？」緒魅藉著啤酒嚥下最後一口雞肉後問道。

「是的，田中先生會把錢匯到你的戶頭的。」男人苦笑的將杯中的啤酒喝了精光。「不過九鬼小姐真是厲害，每次都沒有被海關發現。到底是怎麼辦到了阿？」

「這可是商業秘密，我怎麼能那麼簡單的就跟竹野先生說呢。」緒魅帶著若有似無的笑容說道。

「倒是竹野先生，你有先確認好我是要用比特幣付款吧？」

「上次真的是我的疏失，我這次有仔細交代過了。」竹野誇張的低下頭賠罪道：「這攤就算我請客，當作是賠罪吧！」

「為了不要顯得我太廉價，我們快點加點吧。」緒魅開玩笑的招來了服務生。

「儘管點吧，我要……」

緒魅看著眼前浮誇的男人暗自想道，在旁人眼裡這種人大概是不起眼的業務員或社畜，沒人想得道他或著該說他背後竟然是福岡市走私的大窗口。

「汀說妳鳴天藥趣東京？」

「你媽媽難道沒教你要把東西吞下去再說話嗎？」緒魅輕笑的幾聲後繼續說道：「不過你說的沒錯，明天早上到成田機場的班機。」

「哇，九鬼小姐妳真的完全不把公權力放在眼裡呢。」竹野滿臉佩服的說道：「不過為甚麼那麼趕呢？是工作嗎？」

「單純是在福岡待膩了。」緒魅槌了槌自己的肩膀說道：「不過，竹野先生怎麼會注意我的行程呢？難不成……」

緒魅鮮紅的雙唇揚起了一個好看的弧度，故意把話留在讓人遐想的地方。

「就先不說我的事情了，竹野先生今晚還有行程嗎？」

「沒有是沒有，但九鬼小姐也別捉弄……」竹野不知是啤酒喝太快還是害臊，雙頰像隻螃蟹似的脹紅。

「不是捉弄喔，我今晚沒事，想說只有一個人試用這種東西也太寒酸了。」緒魅邊說邊從針織上衣靠近胸口的暗袋中拿出幾包夾鏈袋。

「這可是從錫那羅亞州弄來的，你在日本也很少見到吧？」緒魅纖細雪白的手指輕輕把玩著。

「那……」竹野嚥了嚥口水，小心翼翼的問道：「那很厲害嗎？」

「我只能說它……很『助興』。不過這種東西都是百聞不如一見嘍。」緒魅靈巧的將東西收回暗袋。

「我今天吃得差不多了，多謝竹野先生的招待。」緒魅邊說邊撿起放在一旁的大衣與圍巾。
「咦？要走了嗎？」竹野愣了一下，趕緊也站了起來。

「是阿，看竹野先生沒有很想要陪我的意願，那我只好找其他人嘍？」

「九鬼小姐，等等……」

緒魅披好圍巾整了整大衣，大步的走出居酒屋。外頭的冷空氣讓她不禁哆嗦了一下，緒魅從風衣口袋掏出隨身帶著的梳妝鏡，一邊朝入住的旅館慢步前進一邊確認自己是否需要補個妝。眼妝OK、睫毛OK、口紅OK、底妝OK。九鬼緒魅已經完全備戰的準備了。

「好。」緒魅闔上梳妝鏡，同時側耳傾聽身後的動靜。

「九……」

「啊啦，這不是竹野先生嗎？」緒魅算計好的轉身，烏黑的長髮微微飄逸反射著路燈的光芒。

「好巧呢，是不要跟我去續攤呢？」

「我的榮幸。」竹野邊說邊吐出白色的熱氣。

「那介意我抽個菸嗎？」

「用我的吧？」

在緒魅拿出打火機前，竹野馬上從西裝口袋拿出一個看起來就很重的金屬打火機。

「那還真是不好意思，那這根九鬼緒魅特製菸我就大方的請你吧。」緒魅拿出兩根自己捲的香菸遞給竹野後，兩人頭靠著頭就著那幽晃微弱的火光一起點燃香菸。

「竹野，你看過螢火蟲嗎？」緒魅深吸了口氣，感受菸草與藥草燃燒後產生的尼古丁與其他她也不清楚成分在她身體裡流竄。

「嗯？看過阿，我以前可是鄉下小孩。」竹野看著跟自己並肩走著的女人，兩人的視線因為九鬼的身高跟高跟鞋幾乎一樣。

「是嗎？我小時候可沒看過。」緒魅邊說邊摟起竹野精壯的手臂，有意無意的讓對方配合自己走道暗巷口。

「那麼鄉下小孩的竹野應該知道螢火蟲為什麼發光吧？」

竹野看著站在巷口的緒魅，敞開的大衣下是宛若大理石般白皙的肌膚與相互映襯的黑色蕾絲內衣。

竹野忍不住撲了過去，雙手貪婪的在女人吹彈可破的肌膚上遊走，兩人親密交換溫暖的唾液與鼻息。

「竹野先生答對了一半。」緒魅輕咬著竹野的耳朵說道。

「哈……？這不重要吧？」竹野疑惑的說道。

竹野忽然想到，緒魅到底是甚麼時候把上衣脫掉的？在他想通前，竹野便感到渾身劇痛。

「阿………」男人的慘叫聲被硬生生的鎖在喉頭髮不出來。

「在北美洲呢，有一屬的母螢火蟲會學其他屬螢火蟲的發光方式，把其他屬的公螢火蟲引過來後……」緒魅讓自己的身上的觸手姿意的拉扯、擠壓那曾是竹野的東西。

「那就是晚餐時間。」